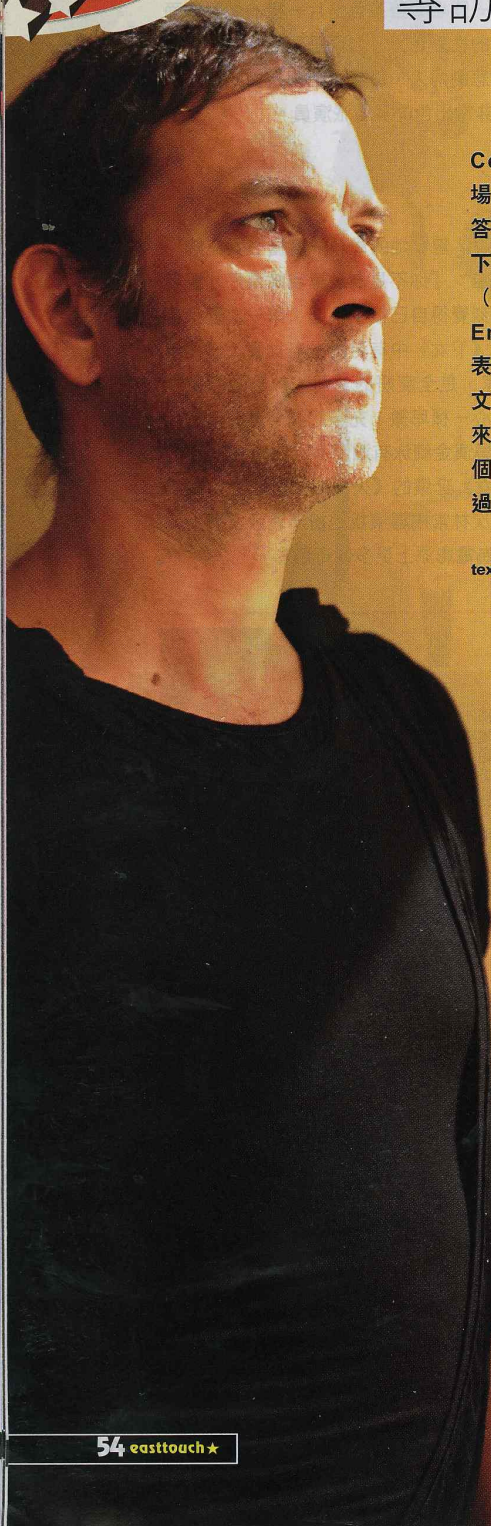


東柏林揭秘

專訪《地下時裝東柏林》導演Marco Wilms



紀錄片《地下時裝東柏林》(Comrade Couture)早前在夏日國際電影節放映兩場，導演Marco Wilms專程到來參加放映後答問會。電影回顧80年代東柏林在極權統治下，一群以Chic, Charmant und Dauerhaft (簡稱CCD，意指Chic, Charming and Enduring)為名的年輕人，以時裝、前衛表演、攝影等表現自己，並發展成一股地下文化力量，在極權下反叛獨行。知道導演要來，當然要找他做訪問，因為實在好想從一個前東德人口中，親自聽到當年日子是怎麼過，社會各方面又是怎樣的。

text ■ 關勁松 photo ■ 安樂賢 art ■ 月巴星人

官員好老套

Marco Wilms這一年四圍飛，因為他帶着《地》參加全球不同的影展，原來整個影展巡迴，要到55個地方之多，他說已飛過的地方包括法國、英國、台灣、加拿大、以色列等，下一站將會到澳洲，真係環遊世界一樣。行程頻密，但這正是Marco想得到的，因為他很想把電影帶到不同國家，讓觀眾認識當年有過CCD這樣一個被他看成英雄的團體，以及當時東柏林的情況。他對那個年代並沒有眷戀：「身處那種社會狀態，我只感到憤怒，周遭都充滿壓抑，也沒有自由。幸好我能夠以模特兒為工作，不用像其他人早上六時起牀叫口號，或常常要參加政府組織的各種遊行。」模特兒工作令他活得比其他人自由，也有更多接觸政府官員的機會，因為他們搞派對或文藝活動，都會請模特兒充撐場面，因此他試過進入一些較高層次的政府部門中，他回憶說：「那是很可笑的經驗，大樓內的布置以及人們的打扮，活像停留在60年代，我們這些人可是潮流分子，見到這樣實在想笑出來。」

反名牌企業

問到他當時是否買不到西方的東西，原來不是，他說：「你可以買到任何外國的東西，包括汽車也行，但你必須要有政府的批文，所以也就是靠關係或走後門。另外有所謂的Inter Shop售賣西方物品，但價錢都很貴。」CCD和你在當時都受着西方不同前衛音樂文化影響，在東柏林買到這類唱片嗎？「流行的可以買到，但冷門一些的就很難找到。（應該絕對買不到像The Sex Pistols這樣的無政府樂隊吧？）是的，沒可能買到，但有些有特權的人，他們可以自由往返東西德，他們通常會走私一些東柏林沒有的東西回來，以高價倒賣，我想一張The Sex Pistols的唱片在當時是很高價的。」CCD為甚麼會瓦解？我想像如果他們仍在運作，可能變成歐洲一個重要的文化藝術共同體，對此Marco說：「CCD在壓制下誕生，目的就是反建制，但現在德國已不分東西，共產政權也沒了，所以CCD也就解體了。其實團體中個個人都獨當一面，所以要是重組，相信只會天天吵架，早前我拉攏他們搞了個回顧展覽，他們天天都在互罵呢（笑）。另外今天的社會已變得太商業化，時裝都是大牌子的玩意，CCD的服裝設計總監Sabine真的曾獲大牌子邀請做設計師，但她拒絕，因為她不喜歡為這些企業服務，所以她現在只像吉卜賽人般四處售賣自己的設計，CCD的人就是如此有型。」

極權下反建制的CCD團體全人，型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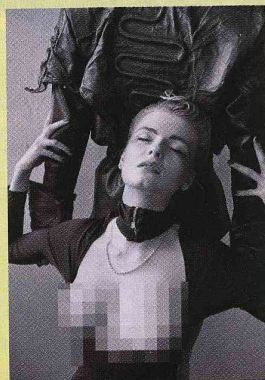


柏林圍場回憶

紀錄片不止一味以CCD的視點出發，導演也找來了一位當年的中層警員，他的職責是要搜集「反社會青年」的日常證據，然後再拉人回來改造。到了今天，這個警員仍然相信他們做的是正確的事，導演在《地》首映時，也有邀請他參加，但卻有意料不到的結果。「他在首映中有發言，也是說出以上的話，但卻被全場觀眾以噓聲回應，令他很不高興，自此以後，他都不再參與其他的放映了。其實我也不想見到此情況，因為我拍電影是給予大家思考，但這卻是我控制不到的事情。」遇上這位前東柏林人，當然要問問柏林圍場倒下時，他在做甚麼。「我在1989年已逃走到西德，當天我在大學工作完，回到家從電視中看到人們在拆牆，非常震驚！那時我很害怕，驚東德的警察會跑過來搜捕我，但到了第二天，情況似乎不是這樣，於是我便駕車到圍牆處觀看，然後再駛回東柏林的老家所在地，之後我便又再住回老家了。」今日的東柏林已跟從前是兩碼子事，Marco說現在東面才是柏林的繁華中心地帶呢。☺



導演年輕時任模特兒的照片，官仔骨骨勁英俊。



導演特別請來CCD人士重組，重塑一次當年的時裝表演。